



不想環保

森晉凱

2010年：全球人口70億

2017年：全球人口50億

【本報訊】今天，2017年12月1日，在物種危機及自然環境被嚴重污染的雙重壓力下，多個已發展國家及發展中國家，聯署了史上第一份有約束力的協議書。協議書中包含了一百二十七項條款，範圍覆蓋了空氣污染、水質污染、氣溫失衡、瀕危物種保育等多項問題。各國政府表示環境保育的措施刻不容緩……

2020年：全球人口48億

【本報訊】全球首部能量轉換器於上月中在日本面世，此轉換器可吸收各種能量，例如熱力、震盪、光線等並將之轉化為電力，預計數年後可全面取代現有發電系統……

2030年：全球人口50億

地點：香港大學環境保育系

一個中年男人坐在一間約200尺辦公室中托著頭坐著，沒精打彩的坐著，似乎在煩惱著甚麼。這時男人的工作桌上傳來一陣悅耳的音樂，是John Lennon的Imagine，同時桌面上發出一陣柔和的閃光，之後一個青年人的樣貌浮現在桌面上。中年男人的身體動也沒動，只同眼角稍稍的望了一望，然後碎碎唸的說「原來是章魚，讓他進來吧。」

話音剛落，鋼製的牆壁顯現了幾道線條，形成了一個長方形，然後長方形降了下去，憑空出現了一個洞，而洞外則站著一個身穿休閒服的青年人，正正是剛剛中年男人所說的章魚。原來牆壁上的這位置是一道門，而從密不透風的牆壁轉變成一道門，才用了大約三秒。

中年男人稍稍將身體轉向章魚，然後目無表情的說「章魚你又有甚麼事嗎？」章魚沒有直接回答中年男人的問題，反是用了幾秒審視了這辦公室一下，然後緩緩的說「為甚麼還用著這種死氣沈沈的太空船主題？隔壁的鄭教授用的是開放形的沙灘主題，王教授用的都是開放式的冰川主題。而且我的名字是張緣，不是章魚，請你多多留意你的咬字發音，不是老是叫我章魚，我想你也不希望我叫你的別名雀巢的，對吧歐陽教授？」

歐陽教授懶洋洋的說「我沒有所謂。反倒是你每進來一次都要品評我的房間主題一次，你不悶的嗎？我不像鄭教授般開放，穿著泳褲坐在辦公室曬太陽。也不明白為何王教授要坐在那麼冰冷的辦公室，他以為自己是絕種了十多年的北極熊嗎？還是少廢話了，找我有甚麼事？」

張緣慢慢地走向歐陽教授的桌子，途中從衣袋中拿了一支筆狀的東西出來朝桌子前面按了一按，數秒後一張椅子從空氣中被組成出來。歐陽教授的眼眉不自覺地揚了一揚，帶點驚奇地說「喔，粒子存取器，難怪最近都不見你那輪破單車放在停車場，果然是有錢人。」

張緣輕輕的坐在椅子上「這張椅子也是新買回來的，雖然有點殘破，坐下時要小心點免得弄壞，但就是有一種特別的風味。」張緣微笑說「欣賞嗎？」

歐陽教授沒說甚麼，就用了個不耐煩的表情瞪著張緣。張緣無奈地笑了一笑「行行行，別那麼性急嘛，反正我知你也沒有甚麼等著要做的。其實找你是想請教一下調任的事情，你也知我們這個保育系今年應該是最後一年的嘛，我可不想嘗嘗失業的滋味，大學教授這樣的優差我不想這樣快便失去。」

歐陽教授嘆了一口氣：「我剛剛也在為這件事而煩惱，你也覺得我們這個系來年也是收生不足嗎？」

張緣點點頭，然後雙手在空氣中快速地移動，彷彿空氣中有一座無形的鋼琴被他演奏著一般。「戴上眼鏡吧，頻道是316。」張緣向歐陽教授說「你看這學生人數圖表，人數一年比一年少。還有這個教職員人數圖表，從最多的八十三下降到現在的十四人，居然只用了七年時間。今年的收生人數是一百三十二，上一年的是二百五十，如果來年收不足一百人，這個系便會沒有了。你說我們收不收到100人？」

歐陽教授戴上眼鏡後把頻道調好，從眼鏡中見到張緣面前有數個螢幕，有的是圖表，有的是鍵盤。這些映像是由張緣身上的一個儀器製造出來的，那儀器是一個戴在手腕上的金屬環，它會發出一些像波場一樣的訊號，而這些訊號經過眼鏡的過濾後會變成圖像。戴著金屬環的手可以控制這些圖像，或者更準確一點來說是向金屬環發出的訊號作出回饋，並同時發放出新的訊號。

望了一眼圖表，歐陽教授搖搖頭說「真諷刺。」張緣好奇地問：「甚麼諷刺？」

歐陽教授挪動一下身體，坐得筆直說「你想想，我們這一科哪時開始變成熱門科目？不就是2017條約簽署前後。那時候這世界真的是住不了人。氣溫失衡，熱死與凍死的人不斷增加，而物種越來越少。還有糧食危機、水平線上升、風暴等等。想起就覺得恐怖。」

張緣點點頭：「想起那時我正在唸中學，看到這樣多的生態問題便立志要貢獻自己的時間、精神去幫忙解決。說不上是想救人類於水深火熱中那麼偉大，只是想盡自己的一分力，去完成作為人類的責任和為上一輩贖罪。過了幾年便來上你指導的課，再過幾年又和你做了同事，這不就是緣嗎？」

「緣你個頭喇，不要整天就掛著個緣字在口邊可不可以？你說得不厭，我也聽到心煩了。也不知是不是你的運氣差，還拖累我們這系。你進來之後收生人數便一直的掉，教職員也是被裁

的被裁，不獲續約的沒合約可續，但就是不見你被刪走。」

張緣笑笑地摸摸自己的頭裝作不好意思的說：「哈，還不是因為我薪水低嘛。倒是教授你這麼高薪也留到現在，應該是因為你工作能力強喔。」諷刺了歐陽教授一下，張緣又不忘說一說好話：「其實我們這系沒落也可算是一件好事，這不說明了我們的作用越來越少，即是這世界漸漸不需要我們了。」

歐陽教授微微點頭，若有所思地說：「正是這樣。禮樂崩壞，古人才需要孔子，才顯出孔子的價值。人會老病死，所以才需要醫生藥物，現今醫學方得以發展。假若有一天，人人都身體健康、奉公守法、互助互愛，世上沒有不幸的事，只有幸福的人。那這些看來神聖的職業，似乎偉大的人，都不再神聖不再偉大，該多好。」

張緣呼了一口氣說：「是啊，之前的十多年可是很慘痛的經歷，死了這麼多人，人們才學懂保護身處的這一顆星球。幸好最後也沒有像癌細胞一樣，殺死了宿主，落得一個同歸於盡的下場。」

「癌細胞嗎？說起來還真是巧合，當人類開始停止再榨取地球的生命時，也發現了根治所有癌症的方法。是不是因為我們不再去找地球麻煩，所以也要癌細胞不來找我們麻煩呢？」歐陽教授打趣地說。

「以前經常有人用癌細胞來比喻人類，那是因為他們認為人類不斷在破壞自然。那現在呢？人們不止在保護自然生態，確保物種數量不減少，聽說甚至正在計劃增加物種數量呢。該用甚麼稱呼人類好呢？白血球？」張緣輕輕舉起雙手表示無奈。

歐陽教授帶著疑惑的表情問：「增加物種數量？如何增加？又是基因改造？不怕造成生化危機又或是出現甚麼現時發現不到的遺傳病，到好幾年之後再來後悔？」

「唔……這也是我在民間網絡新聞看到的小道消息，也不知是否屬實。」張緣把頭側著頭回憶了一下：「上面說有科學家放出了兩個方案，一個是將墜落的殞石或在太空採樣得到的石塊放

在生長催化器之中，用人工方法模擬出最適合生物生長的环境，加速至一百萬倍，看看幾千萬年後的進化成果。當然這些石頭入面含有仍然是活的細胞。」

說到這裡張緣停了一停，望一望歐陽教授。歐陽教授點點頭示意他繼續說下去：「那另一個方法則是在樣本上直接取得細胞的基因排序，然後加入不同生物的細胞中加以培育。」

「真是可笑，人類在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，滅絕物種會帶來很多問題，難道增加物種數量又不會帶來問題嗎？現在可以維持到生態的平衡不好嗎？」歐美教授憤憤的說。

張緣搖搖頭說：「教授你這樣說就不對了，數十年前的歌詞也有說『知否世事常變，變幻原是永恆』教授你應該有聽過吧。歌詞有一點點矛盾，卻帶出了一種特別的味道，但這並不是重點。重要的是它道出了事物不會恆常不變，即使教授你剛剛所說的平衡也是一樣。平衡也終有一天變成失衡的狀況，如果我們只懂得維持平衡、安於現況，那麼有一天我們維持平衡的手段不再管用，那怎麼辦？到時亡羊補牢去找新方法，可能未為晚矣，也可能補得太遲。」

張緣停了下來，見歐陽教授沒有答話，也沒有甚麼表情便又繼續說：「其實我不是說平衡不好，只是間中也要找些機會做些突破，不懂得突破創新的科學家用途有限嘛。」

每個對人事物的看法背後都有它的原因，歐陽教授臉上的表情怪怪的沈默了幾秒，之後嘆了一下：「你說的話都有道理，但……」但甚麼？歐陽教授感嘆自有他的道理，畢竟兩人的經歷各有不同，更何況歲數有十多年的差距。他對自然的感情就像對親人一樣，沒有人會想有潛在的危險會可能傷害到自己的親人：「但我們是不是扯太遠了，還是返回正題，說一說之後怎麼辦吧。」

張緣點點頭：「我看這個系是不能維持下去的了，這是大勢所趨，我們改變不了。加上這個轉變也是好的轉變，『大道廢，有仁義』，大道存，仁義有何用？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。既然

是定數，那不用勉強，申請調任吧。幸好我還有個中國文學碩士學位。」他揚一揚眉。

「已經是定數了嗎？學生不來學都是因為覺得我們這科目沒有前途，甚至連作為『水泡』科的價值也慢慢消失了，我們可不可以加入一些新元素進來，令他們認為讀完這科目後有前途呢？」歐陽教授說。

張緣想了想說：「邏輯上可行，實際上不能。」

歐陽教授眯著眼睛瞪著張緣：「甚麼意思？不要賣關子了。」

「若果我們加入新元素，那我們要考慮加入甚麼元素。如果所謂的加入新元素只是局限於環保相關的課程，算不上甚麼新元素，而學生亦不會因為我們加入了新課程而報讀，因為即使所謂的舊元素對他們來說也是新的，沒吸引力就是沒吸引力。所以要加入真正的新元素便意味著這個系將會面臨大變革，可能是新舊混合的環保商業應用，又或是將這系直接融入其他學部之中。但不論採用哪一種方法，這系將不復存在，至少不會完整地保存下來。」張緣毫不留情將歐陽教授建議中的問題道破。

「依你所看，這系怎樣做也沒有生存的機會？」歐陽教授用手搓揉著太陽穴。

「也不能這樣說。若果這世界又有甚麼生態危機，那麼這個系又可以再熱鬧起來。」

歐陽教授苦笑：「你這樣說，好像我們的快樂是建築在這世界的痛苦身上似的。」

張緣聳聳肩：「那還用說嗎？我們就像是大自然的醫生，沒有病人，醫生的價值何來？」

歐陽教授點點頭：「需求與供給。再高質素的貨物，沒有需求也是枉然……」

張緣伸手拍拍歐陽教授的肩：「也不用這樣灰心，我知你在這系之中任教了這樣多年，對它沒有感情也不可能。但眼光放遠一點想想，我們在這世界活了這麼久，感情最深厚的不就是這個

世界嗎？這個世界時時刻刻都伴在身旁，到沙灘遊玩的時候、睡覺的時候、工作的時候。如果我們可以與這世界溝通，像人與人之間般溝通，那麼這世界不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，就是最熟悉的敵人。」

張緣看看手錶：「原來已經這麼晚了，差不多是時候回家了。教授你也一起走吧？」

歐陽教授想了想：「是啊，也差不多是時候了，那就一起走吧。」

路過大學的咖啡店時，張緣提議進去買杯咖啡，他說因為喝些溫暖的飲料會令人心情變好，歐陽教授也讚誦。

看著手中的咖啡，張緣若有所思地說：「教授，你有沒有聽過蓋亞意識？」

「你是說主張宇宙本身就是一個意識那個理論嗎？」

「對，就是那個。你聽過就好了，省下很多時間。我聽過這個理論後突發奇想，加入了自己的一點點想像。」張緣用鐵匙攪動著杯中香味濃郁的液體「假若我們的意識也是蓋亞意識的一部份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歐陽教授疑惑地看著張緣：「你是說蓋亞意識的定義應該包括人類？有點天人合一的感覺。」

「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人類意識是從蓋亞意識中分離出來，而人類死後意識便會返回蓋亞意識之中。就像這咖啡一樣。」張緣從杯中舀起一小匙咖啡：「意識分離，人類出生。」再將咖啡倒回杯中「人類死亡，意識回歸融合。」

「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就像一個離家出走的小孩最後回到家裡一樣。」

張緣無奈地笑了笑：「呃……也大概是這樣，但比喻上有點出入。你知道為甚麼意識要分離嗎？」

「唔……我沒有想過，但你必定有你一套的見解，快點說出來吧。」

「其實是孤獨。試想想你便是蓋亞意識，整個世界只有你自

己，想找人說話沒有，想和寵物玩沒寵物。那是何等的寂寞，何等空虛啊！」張緣停下來喝了口咖啡：「直到了某一刻，你發現可以使用意識分割的方法，短暫創造出一個沒有記憶的個體，那便開始了溝通，寂寞的感覺得以消去，那就開始了不停的分割與融合，一直發展到現在這狀況。」

「那為何人死了意識便返回意識集合之中？一直分開沒有問題吧？」歐陽教授提出了一個質疑。

「這個問題我也想過，也許是因為意識經過長時間的分離後，勾起了意識之間的思念。就像你所說的離家出走的小孩一般，離家太久便開始想念家裡。」

「這樣想來真的有點悲哀。就像所謂的上帝一樣，因為世界太孤獨，所以便創造了人並賦與其獨立的意識。高高在上的偷窺著，以解寂寥，前題當然是上帝並不是全知。而你這理論相對於上帝來說比較合理，也是因為你這理論比較不嚴謹，想像空間較大。」歐陽教授喝下最後一口咖啡。

離開咖啡店後，兩人在大學的門前分手，歐陽教授緩緩地走到自己的座架旁，看著眼前這一所由所有高等學府集合而成的大學，香港唯一的大學。看得出神。然後打開車門，坐上，按下按鈕，閉上眼等待著回到家門。

六個月後，夏天來臨，學年完結。張緣成功轉往文學部繼續他的大學教職，而在接下來的暑期裡，他都忙著為開學作準備。這些準備包括了教材、課程安排，亦包括了看似沒完沒了的工務應酬。

省卻了求職的無奈等待，以及沒有收入的苦惱，他當然是覺得有如放下了心頭大石。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訪那一間沒有人應門的熟悉房間，令他心中不久地泛起一點點不安。「人這麼大，應該懂得好好照顧自己吧。」他每次都這樣安撫心中的不安。

九月開學時，張緣從舊同事口中打聽到原來歐陽教授已於暑假前正式辭職，兩個多月的暑假清還了多年來沒被享用的假期。

「原來是這樣……」他心中這麼想。

不久後，張緣收到了一張從瑞士寄來的明信片，這明信片沒有署名，但卻附有一個回郵地址。他見到明信片上的這個地址時覺得十分高興，在心中暗暗計劃好如何利用下一次的假期，再去打擾一下那位亦師亦友的老朋友。亦期許明信片中的美景可以得到長久的保存，下一代、再下一代及之後的世世代代也不談甚麼環保，根本上他們沒有需要去保護它，因為它不再被傷害。